

“父爱如山”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父亲节诗九首

三月初六

父亲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没有忘记
弟弟妹妹们也没有忘记
你又可以喝酒了
没有人再阻止你
今天 我们试着忘记

茅台 五粮液 或者宋河
这些辛辣的火焰
只有流在血管里
才能烘出骨头中沉淀的寒
父亲哦 这个简单的道理
女儿却悟了许多年

好在为时不晚
给你买最好的酒
一年就这么一次
你由着性子
一直喝到酩酊大醉
唠叨起那些久远的人和事
看起来似乎很满足很幸福

带老父老母去赶集

虽然我不记得了
甚至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肯定也这样带过我

随意看看
货摊上的鞋子 衣物
刚出炉的点心 烧饼
以及带着露珠的果蔬

慢慢走 慢慢看 慢慢挑选
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
找到最需要的那一部分
放在干净的篮子里带回家

他们肯定也这样带过我
只是那时不像现在这样
父亲坐在轮椅里

母亲步履蹒跚

削苹果

给父亲削一个
给母亲削一个
最后 给自己也削一个
苹果 聚集了时光足够的养分
红润 香甜 汁液饱满
泛着温暖的毛茸茸的光
这是暮春一个普通的午后
门扉前 花影摇曳 阳光慵懒
茶几上 一杯新续的绿茶冒着香气
年迈的父亲尚未起身
年迈的母亲也尚未起身
不知从何时起
他们越来越迟缓 越来越无力
只适宜于用一个小小的红苹果
来抵御身后汹涌而至的
越来越老的光阴

一条围巾

这是我编织的第一条围巾
深棕色
大二那年
我用课余时间
织了整整一个冬天

二十七年后
深冬的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前
我看见奄奄一息的父亲
围的还是它

事后 父亲还是那句话
有这一条就足够了
有这一条就不冷了

开始又一个春天

菠菜 芹菜 生菜 白菜
蒜苗 笋 葱 韭菜
一棵紧靠着另一棵
一叶紧偎着另一叶
从一场大雪中

张开眉眼 挺起腰身
熬过冰封雪冻
就是二月春风似剪刀
熬过霜冷霾锁
就是三月暖阳高照
人间四月天
又一年绿意盎然
我们年迈的老父亲
又可以自己走下病榻 走出房屋
守着这满园的新绿
一边看书 一边轻轻咳嗽
颤巍巍地
像一截返青的老木头
开始自己的又一个春天

葫芦棚

葫芦棚
总比父亲的咳嗽声高一些
比我们的童年高一些

开七八朵小花
结五六個娃娃
喃喃咕咕
不停地说话

说着说着
叶子就黄了
风一吹
落下来
藤蔓再向前伸一伸
就到秋天了

秋风 在父亲的田地里弹奏朝天椒

这是我听过的
最美妙欢畅的音乐
最盛大激情的音乐
最红的音乐

这些美妙欢畅是看得见的
这些盛大激情是摸得着的
这些遍地的红 晃花了我的眼睛

晴朗的秋日 风的手指

明亮 温润 柔韧而又感性
一阵一阵 拂过父亲的辣椒地

那些朝天椒 遍地红色的音符
在秋天这座庞大的钢琴上
不停地弹跳 滑行 飞翔 跌落

坐北朝南

建一座这样的房子 坐北朝南
养一份这样的心境 坐北朝南
写一首这样的诗歌 坐北朝南
过一种这样的生活 坐北朝南

当我老了 老得像父亲一样
忘记很多事情 甚至弄不清方向
我一定要记住南
据此筑屋 隐居 消磨最后的光阴

生命是一场觉悟到自觉的游历
其间山重水复 我已走过
其间柳暗花明 我已领略
现在 我累了 我要停下来

记住南 记住坐北朝南
用光亮和温暖的一面
卸下愈来愈暗愈来愈重的身影
立地成尘 成土 回归最初

呆在原地

越活越像一株植物
哪里也去不了
哪里也不想去

长大的孩子行走在路上
离我越来越远
年迈的父亲缠绵在病榻
离我越来越远
以及诸多事物 诸多记忆
世界给予的
正被世界一点点拿走

但我只能呆在原地
像门前的杏树
无法从泥土里拔出自己去追赶

(徐桂荣)

“万能”的父亲

提起父亲,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很少打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早上去上班时,我总会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他后面,希望他带我一起去,而父亲总是买一些小糖果来打发我。有一次,我把父亲惹烦了,他看呵斥我无效,就轻轻地在我屁股上打了两下,我大声哭起来。父亲见我哭了,有些心疼,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扔在了沙发上,并对我说:“哭够了自己买糖去。”父亲说完便离开了。我拿起那张两毛的纸币,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瞬间破涕为笑。父亲的背影是伟岸的、高大的,在我心中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父亲是个“万能”人。儿时,我家常宾客满屋,村里的人常抱着电视机、VCD等来我家请父亲帮忙维修,父亲总是很豪爽地为街坊邻居免费维修。那时,父亲是我的偶像,我为有一个“万能”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把对儿女的爱都深深藏在心里。记得爷爷病危的时候,父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看望爷爷。当日中午,父亲带我到一家小餐馆吃饭,他

为我要了6元一碗的烩面,只为自己要了1.5元一碗的炒热干面。看着父亲津津有味地吃着干巴巴的热干面,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父亲的爱是无私的。我高中毕业后,和父亲吵了一架,只身带着母亲给的两百元钱离开了家,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吵架的起因是报考志愿,父亲一直劝我报考师范大学,希望我能当一名老师,而我却执拗地报考自己喜欢的学校,结果我名落孙山。这是我的遗憾,我想也是父亲的遗憾。那时,我以为我一定伤了父亲的心,可当我决定学做咖啡的时候,父亲毫不犹豫地为我汇来了2000块钱。收到钱的那一刻,我的泪从眼角滑下。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从来都不会跟自己的孩子计较什么。

我工作后,多年都不曾回家陪父母过年。去年公司放假,我回家了,猛然间,我发现父亲脸上有了皱纹。父亲渐渐老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时光放慢脚步吧,不要再让父亲变老了。感谢一路上有你,我的父亲!

(杨帅)



回望父亲

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15年了,可我总觉得父亲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跟着我、看着我,我回头看看,却不见他那清瘦而坚毅的身影。

父亲15岁就辍学下地扶犁压耙了,尽管农活繁重,可父亲却没忘读书,3年之后,他考上了郑州大学历史系。仅上了半年,他就被迫离开了学校,到商水县的一个小村庄劳动改造。后来,他在那个小村庄当上了临时代课教师,从此走上了教书生涯,一干就是40年。那个偏远的小村庄很穷,学生交不起学费,一个一个离开了学校。父亲就一家一家地去求家长,他说:“你们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没有孩子,我咋当老师?我不教书,改造不好,就不能回家呀!你们交不起学费,我把工资都给你们,中吧?”在父亲的劝说下,那个村的穷孩子最终又都回到了学校。3年后,父亲回到了扶沟,到离我家20多里的何营村教书,他教了5个班的4门课——语文、数学、历史、体育。父亲说:“教4门课,可以变着法教,语文课上讲历史,历史课上记数字……不给学生留家庭作业,不让学生死背课文。”由于父亲教学成绩突出,他被调到当时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苑庄中学教初三的数学。他在教学中发现有些学生数学成绩较好,但不会写作文。于是,他就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

周记,每星期一送到他的办公室,他用一周的时间给学生批改作文。两年后,苑庄中学有3个学生破天荒地考上了扶沟县高中。后来,父亲又被调到扶沟最好的理科学校——崔桥高中,担任高三的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一个冬日,父亲去查寝,发现一个学生的棉被露出了花絮,冻得不能入睡,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棉大衣盖在了那个学生身上。十多年后,我家盖房子,那个学生白天来、晚上走,一连10天在我家掂泥兜子。我家盖门楼时,那个学生还送来了“文道永存”的门头石匾。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被抽到县里写《扶沟县志》。那时,他每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让妈妈给他补裤子。妈妈问:“你的裤子咋磨得这么厉害?”父亲总是笑笑说:“下乡问情况,每天都骑一百多里,过了骑车的瘾。”我看过父亲写的《扶沟县志》的底稿,整整20本,蓝笔写、红笔圈,虽密密麻麻,但字体工整。

父亲退休后,参加了崔桥镇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一直都很忙。

父亲走的那年,他的百名学生为他开了追悼会。村民说:“他教书教得真值。”

我的父亲叫谷韵民。

(谷志方)